

光復延安記

白正炎

(本文插圖刊36頁)

決計摧毀中共老巢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國軍經六日夜激烈的戰鬥，光復被中共盤據十三年的赤都延安。回憶當年參加作戰的袍澤，在陝北荒山曠野，白天負重疾走，夜晚露宿山顛，風吹雨打，忍受飢寒，辛苦備嘗。當時部隊士氣高昂，作戰精神旺盛，克服層層困難，一鼓作氣，攻下延安。作戰進展之神速，及對剿共戰略與國際視聽的影響，至深且鉅。如今大陸沉淪，山河變色，已三十餘年，謹撰光復延安蕪文，以慰當年殉難弟兄在天之靈，並祈參與此一戰役之同志不吝指教。

延安是陝西舊時府名，在陝西省北部。北魏時置東夏州，隋改延安郡，宋為延安府。清代因之。治膚施，領有十縣，計膚施、安塞、宜川、甘泉、延川、安定、保安、靖邊、定邊、延長。民國廢府，改為延安縣。因位居軍事要衝，為兵家必爭之地。為陝北交通之樞紐，北至綏德榆林及伊克昭盟。南至西安，向東渡河可到山西，西至寧夏甘肅，交通四達。羣山環抱，形勢險要。周、秦時為北防匈奴之重地。

民國二十四年冬季，毛澤東經兩萬五千里流竄，逃抵陝北。與當地土共劉子丹合流，佔據延安，作為中共發號施令的巢穴。民國二十五年，西北剿匪總部代總司令張學良，雖曾兩度進剿，皆遭敗退。七七事變，抗戰軍興，毛澤東偽裝投誠，宣佈服從國民政府，取銷蘇維埃組織，共同抗日，實則盤據延安，實施「一分抗戰，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之陰謀，襲擊抗日友軍，發展共黨實力。政府為顧全大局，長期容忍。抗戰勝利，中共更全面叛亂，攻城掠地，漫天烽火，政府實忍無可忍，乃有收復延安，摧毀中共巢穴的計劃。

兩大兵團展開包抄

中共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二月間，在陝甘交界處之義形地帶，突然向南侵犯，襲擊國軍。原駐守封鎖線的陝西保安團四個中隊被擊潰。國軍二六八團兩營被圍，損失頗重。同時共軍在通關鎮有四個團，馬棚鎮有三個師番號，此為有計劃的向國軍侵犯行動。另外共軍在陝北主力，計有王震、陳賡、賀龍各部，以及所組訓之民兵，合計

約有十六萬人，總指揮為彭德懷。國軍第一線可用以攻擊的部隊為第一、第二十九兩個整編軍，十二個整編旅，共計八萬四千人。國軍人數雖遜於共軍，裝備武器却優於共軍，戰力尚稱強大。因共軍屢次挑釁侵犯，政府遂決定派兵收復延安，以遏阻赤焰。當時的作戰方略，是將部隊區分為左右兩個兵團，任務編組與行動分述如下：右兵團指揮官為整編第一軍軍長董釗，率領整一師師長羅列三個旅，整二十七師師長王應尊兩個旅，整九十師師長陳武兩個旅（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工兵兩營、重迫擊砲一營，於宜川以北平路堡、龍泉鎮間就攻擊準備位置，經金盆灣、孫家砭、張家橋向延安攻擊前進，以奇襲突破共軍陣地，並以左兵團之協助，迅速閃擊克復延安。左兵團指揮官為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率領整三十六師師長兩個旅、整十七師師長何文鼎的十二旅，及整一三五旅，工兵一營、砲兵一連，於段仙子、黨家原、街子河之間，就攻擊準備位置，經洛延公路及兩側地區，向延安攻擊前進。以奇襲突破共軍陣地，協力右兵團，包圍共軍主力於延安附近殲滅之。總預備隊為七十六師，集

結於洛川附近待命。另有空軍協同作戰。

每一山頭戰鬥慘烈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四日，開始攻擊，左兵團整編二十九軍，攻佔茶坊、交道鎮、牛武鎮、郝家原等地。右兵團整一師攻佔臨真鎮外圍。整九十師五十三旅一五九團七連打右翼第一線，首先攻佔臨真東南之丁字溝，並活捉共軍一班。第一連中尉排長王明新乘夜暗俘虜共軍三十餘名及騾馬彈藥補給品等。整二十七師攻抵西瓜要險。十五日，整一師攻佔臨真鎮西北共軍陣地。整二十七師佔領臨真鎮。整五十三旅一五九團第一連，摧毀敵人設於臨真東北山頂之堅強陣地，擊斃共軍甚衆。左兵團整十七師攻佔北山寺及榆家橋。十六日，右兵團整一師七十八旅佔領金盆灣，及附近共軍主陣地鎮鑰部數處。左兵團整一六五旅攻佔板橋屯、磨子街之線。十七、十八兩日，右兵團均爲整九十師五十三旅一五七團打頭陣，共軍築有縱深堅強陣地，攻佔每一山頭，均甚艱鉅，戰鬥慘烈。而整一師已攻至程家溝、楊家畔之線。左兵團攻至大小勞山，共軍依險頑抗，戰鬥膠着。

共主力向瓦窰堡潰竄，於是延安全部光復。

延安景象一片荒涼

陝西北部大部爲黃土山嶺，山與山間所形成之河流谷地，始有少數人家居住，耕地有限，地瘠民貧，荒涼落後，交通多沿山谷蜿蜒而行，甚爲不便。再加氣候寒冷，雨量稀少，每遇旱災，即形成飢荒，進而演成禍亂，自古卽爲土匪強盜嘯聚之地，像歷史上有名的李自成、張獻忠皆出於此。毛澤東率共軍於二十四年多，流竄到此荒山僻野，可謂人地相宜。抗戰軍興，共軍藉抗日爲名，行擴軍之實，誘騙京、滬、平、津各地學生，前往延安，愚弄蠱惑，整日以挖窯洞、討論、唱歌爲三大課程，部份學生因忍受不住此種痛苦折磨，而自殺者不少。延安城內，我看僅有三家半老百姓，異常荒涼。

毛澤東在重慶會說：「延安無處不是春。」全是騙人謊言。延安南部房舍稍多，始有開店做生意者。延安週圍羣山環抱，各山腰間，滿眼全是一層一層的窯洞，皆爲從淪陷區各大都市騙來的青年學生所挖掘，談何大學教育之有？如魯迅藝術學院，甚麼都沒有，也是藉魯迅之名騙人而已。延安北郊靠東邊山麓，有毛澤東與江青（藍蘋）所住之兩層水泥洋房，室內裝潢，鋪有拼花地板，頗爲奢華。與延安一般貧苦民房相比，殊不相稱。記得我有一族兄，曾受騙由武漢遠去延安，共黨曾令他們先考入閩錫山所辦之民族革命大學，領取旅費後，再順道奔赴延安，其用心之狡猾可見一斑。幸好我族兄到達延安後，見情

況不妙，沒有一點革命氣氛及蓬勃氣象，就藉病潛返老家，述說共黨一切騙人伎倆，我鄉青年遂無再去延安上抗日大學者。總之，延安四處一片荒涼，童山濯濯，暮氣沉沉。共軍雖盤據延安十三年，却無絲毫建設，完全沒有新生景象。唯在延安西南地區，種植大量鴉片，毒害同胞，禍國殃民，遺臭萬年。

暴屍荒野魂兮歸來

光復延安迄今已四十年，當時參加作戰的官兵同志，以最年輕者二十歲來說，今也已屆六十歲。日月如梭，歲不我與，當年豪氣英發，現已垂垂老矣！尤其那些爲黨國犧牲殉難的袍澤，暴屍荒野，英靈未歸，哀痛奚似。當時在陝北作戰部隊，後隨局勢逆轉，奉命撤往川康，來臺者不多。我等係作戰受傷輾轉來臺，當時僅爲一下級軍官排連長，對全盤作戰情況瞭解不多，同時事隔四十年，有些事物、地名，已記憶不清；參與指揮作戰之高級長官胡宗南將軍及盛文、羅列等長官，均已仙逝，無法請教。來臺同事爲生活奔走，很少連絡。拙作掛一漏萬，尚祈讀者原諒。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

本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

一·五三六四二〇六，即

可收到書刊。